

周口记忆

记忆中的周口文化小学

王爱民

在周口老城区,一些古巷深处的古建筑里被历史尘埃淹没的往事,往往令人感慨万千、心生敬仰。

周口文化小学是一座具有百年历史的小学,位于老城区沙颍河南岸的文化街。文化街是现荷花街北段一条向西的老街道,明清时期叫关帝庙门街。在这条不足300米的小街道上,有4个庙宇,从西向东依次是平王庙(陆陈会馆)、关帝庙(山陕会馆)、鲁班庙(建筑业会馆)、大王庙(油业会馆)等,分别是商人们为祭拜自己行业的始祖、祈求神灵的保佑而建的。清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,清政府明令“罢科举,兴学校”,周口市区的会馆、庙宇、祠堂纷纷改为学校。如七一路小学、文化小学、作坊小学、新民小学、新华小学等都是建立在寺庙的基础上兴建的。周家口商人由捐资建庙、祈求神灵保佑到捐资助学、渴望教育兴国,这是社会文明的进步。由于战乱,河南省立第七小学由淮阳迁到南岸关帝庙,商水第三小学、宏毅小学、长城完小、文化小学都是在关帝庙门街上陆续兴办的,由于这条街道上学校较多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关帝庙门街改为文化街。周口文化小学占地面积6700平方米,是延续下来的一所规模较大、历史悠久的小学。

我是1965年入学周口文化小学的一、二年级在西大街的文化

小学分校就读。当时按学区编班,西大街、西新集、后小桥、小南街适龄儿童在西大街的分校读书,一、二年级各两个班,三年级时到文化小学北校区就读。那时的文化小学大门台阶很高,顺坡而上,校门内有一照壁,进大门,东西两侧是过去关帝庙的厢房,各有3个大教室。教室的前面种着一排杏树,每年春季,杏树开出洁白的花,果实成熟后,每个学生可以分到5个黄澄澄的、又甜又面的杏子。进大门向北的一座大殿是学校的教务处,大殿前面是方方正正的高台阶。大殿两边是两个高年级的教室。大殿西边的教室前有一棵高大的泡桐树,枝繁叶茂,遮天蔽日。每到春天,桐树上开出淡紫色、花味香甜的桐桐花,一簇簇、一团团,犹如一串串风铃。谷雨前后,桐花纷纷落下,我们捡起鲜艳欲滴的桐花,吸吮一下,还能尝到香甜的桐花蜜。大桐树的枝丫上挂着一个古铜色的大钟,一个戴眼镜的老校长,每逢预备、上课、下课,都会准时敲钟,“当、当、当……”钟声响亮、悠长、悦耳。

学校凡有重大集体活动,我们分校区的学生都要参加。有几次重大活动让我记忆犹新,一次是新少先队员入队。新入队的同学整齐排列站在会场上,音乐声中,高年级的少先队员捧着鲜艳

的红领巾,一对一给新少先队员戴上,双方还郑重地敬上一个队礼,那仪式真的很隆重、很庄重。第二次是集体看学校老师演的话剧《掩护》。《掩护》演的是抗战期间,一对父女掩护一位受伤八路军战士的故事。受伤的“八路军战士”由王金成老师扮演。王金成老师当年20多岁,长得很帅气,他是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,每次学校开大会,都是他喊口令。张宝义老师扮演“父亲”。张老师高个偏瘦,但很精神。田玉珍老师演“女儿”。田老师年轻漂亮,两个大眼睛扑扑闪闪的,说着软软的普通话,她是教音乐的老师。扮演“日本军官”的是李霞培老师,他镶着一副大门牙,有学生背后戏称他“李大牙”。他扮演的“日本军官”惟妙惟肖,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第三次是全校各班级节目汇演,我们班演的是独幕剧《问路》,表现当时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农村变化的情况。一个小姑娘到农村向一个老大爷问路,因老大爷年纪大、耳朵聋,以答非所问的形式表现了农村的变化。比如,小姑娘问:“去某某村是往东还是往西?”老大爷听成是问“村里有没有抽水机”,老大爷唱道:“有、有,俺村安上抽水机,日夜歌唱哗啦啦。”由我扮演“老大爷”。我贴上胡子、眉毛,腰里还别上了一杆

旱烟袋。“小姑娘”则由我们班的女同学张军扮演。

最高兴的事,莫过于学校包场看电影,我们排着队,唱着歌,花五分钱看一场电影。那时的电影《雷锋》《英雄儿女》《打击侵略者》《三进山城》《平原游击队》《小兵张嘎》《烈火中永生》《突破乌江》《金沙江畔》《苦菜花》等深深打动了我们幼小的心灵。看一场电影,受一次教育,要兴奋几天,和小朋友回味电影中的情节,手舞足蹈地模仿电影中人物的动作,那个兴奋劲别提了。雷锋、王成、李向阳、江姐,是那个年代我们学习的榜样和崇敬的英雄。

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,周口文化小学分成两个学校,东边是周口文化小学,西边是周口“五七”小学。周口“五七”小学,是根据毛主席“五七”指示而命名的。两个学校之间打了一道墙。我的四、五年级是在周口“五七”小学就读的。因缩短学制,1971年春,我小学五年级毕业后,升入周口一中读初中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,周口文化小学改为周口八中,后又改为周口三中;周口“五七”小学沿用老校名——周口文化小学。

周口文化小学,我的启蒙学校,我对其既有美好的憧憬,又有刻骨铭心的记忆。

光绪十一年(1885年)10月,台湾建省,首任台湾省巡抚刘铭传赴台上任,项城袁保颐奉命协理军务。

袁保颐,字荫臣,周口项城人,是禹州训导袁凤三之子。袁凤三,字桐友,道光七年廪贡生,多次参加乡试未中,幸袁甲三续妻陈氏,典尽首饰为他捐了个禹州训导的实缺。禹州西邻伏牛山,是匪徒东掠西窜的要道,每次郡守出战平匪,都委任袁凤三留守。他率兵巡城,彻夜不眠,为接济守城粮草,出典家当捐献。禹州兵民为他的忠义感动,守城坚定,秋毫无犯。因守城有功,袁凤三被加五品衔,“候选同知”。袁凤三在禹州干了二十年,最终歿于禹州任上。当族人从禹州扶柩回项城时,“土民罢市,万人送灵”。

那年袁保颐十四岁,父亲去世后,他便随袁兄袁保恒在京读书。同治壬午(1862年),因伯父袁甲三荫被授户部主政,“(1881年)丁内艰,哀毁尽礼。服阙,补户部陕西司主事,擢奖以知府后选”,后便随袁保恒到旅顺督办船政。公刘铭传首任台湾巡抚,召保颐随办军务。由于他治军有方,兵不扰民,台湾省士民感恩戴德。

后来,袁保颐受命办理台湾省沪尾的海关税务。沪尾今名“淡水”,是台湾南北财政要枢。征榷未能的人,财源日涸。自袁保颐视事后,采取了果断措施,月征税银数十万两,为台湾省的稳定提供了充足的财力支撑。

光绪十五年(1889年)7月,袁保颐在台湾省得知驻守旅顺的堂兄袁保龄病危,急忙请假前往探视。及至,保龄已病故在任所,保颐只好协助堂兄的家人,回天津办理丧事,又扶柩回项城袁阁祖茔安葬。途经河北岸的楼堤店,因河渠淤塞,道路梗阻,行人很不方便。袁保颐慷慨解囊,疏通道路,方便行旅,为乡人称道。

光绪十七年(1891年)袁保颐于项城返台,正逢“漳番之乱”,他随刘铭传勘平逆番,功勋卓著,叙功以道员先简放,加三品衔,负责办理营务处并缮后事宜。直到邵小春(友廉)中丞,到台湾省任巡抚,尤器重袁保颐,凡军务要政皆依靠他。

因受瘴疠之气侵扰,内地驻台官军死亡很多,保颐捐俸抚恤,并送遗体归乡里,其不知住址者,则购义莹以葬之。平时他施药、舍棺、兴办义学等种种善举,都是用他自己的微薄俸禄办理的。在台湾省,其口碑流传不绝。

后合肥人龚仰瀛受命出使英国,奏请调袁保颐为参赞,行至天津,袁保颐因积劳成疾歿于上任的路上。其有子二,长子袁世斌,湖北知府,次子袁世恪,不详。

历史渊源

袁保颐在台功勋卓著

杨箴康

影像周口

“周末谜会”:传承周口谜语文化薪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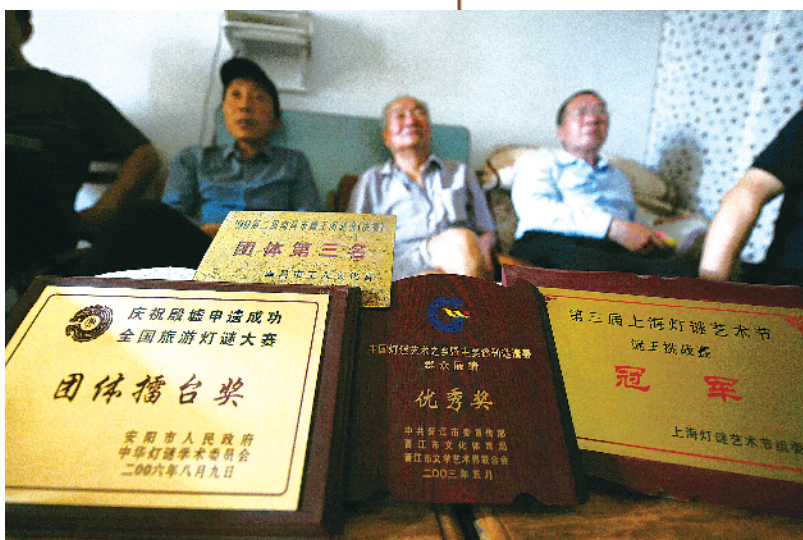
记者 梁照曾 文/图



“周末谜会”间隙,大家欣赏过去的手写竞猜谜语。



82岁的吕树仁讲解谜底。



“周末谜会”上的“谜王”们获得的部分荣誉。



杜磊为大家更换竞猜谜语用的竞猜器。

谜语源自中国古代民间,历经数千年的演变和发展。它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集体智慧创造的文化产物。

由周口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灯谜学专委会的“谜王”们组织的“周末谜会”,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,像火种一样,一直燃烧到现在,为我市谜语文化的传承、发展繁荣,照亮了一片星空,赓续着力量和血脉。

6月10日,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,是我国的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”,也是我市“谜王”们举办“周末谜会”的日子。当天下午,在工农路北段市邮政局旧家属楼三楼的一间二三十平方米的居室内,“谜王”们正在举办“周末谜会”。

“周末谜会”举办地是一个东西走向的房间,南墙上挂着投影布,墙边摆放着书架,放满了谜语类书籍及获奖证书,北墙上挂着“谜王”们参加省内外谜语竞猜的照片及奖牌,靠墙放着沙发,中间摆着一张桌子,“谜王”们正通过投影,竞猜谜语。现场正在火热竞猜的8位

“谜王”:罗营东、任建明、吕树仁、路开、王胜利、褚庆峰、张力、杜磊,是周口谜语界响当当的人物。其中,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兼灯谜学专委会会长罗营东,是“周末谜会”的主要组织者,他被授予“河南谜语艺术大师”“中州谜王”“20世纪最佳谜人”“第一届中华十佳青年谜人”等称号。这些“谜王”来自我市各行各业,有退休职工、教师、经商人员等,年高者82岁,对谜语文化热爱至深。

据了解,这种谜语打擂的“周末谜会”活动,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。最先是在谜语文化浓厚的市无线电厂举办,后在皮坊街一间民房内举办,因皮坊街拆迁,我市的谜语爱好者又将“周末谜会”搬到了现在的举办地。

过去,“周末谜会”是将谜语写在黑板上,大家举手抢猜。现在,则以投影形式取代了手写,大家按竞猜器竞猜。

“谜语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,也是国粹,我们希望通过‘周末谜会’的举办,将周口谜语文化传承下来。”罗营东说。